

赶场子 ◆ 孙道荣

排了三天三夜的队，仍然没买到回老家车票，又不能与妻儿团聚了，张三宝很郁闷。他已经整整三年没回过家了。农民工张三宝的这个年，只能孤单地留在城里过了。

春节前几天，工厂就停产了，绝大部分工友和老乡，都返乡了。张三宝形单影只。大年三十，他早早吃了一碗肉丝面，就当年夜饭了。简陋的出租房里，连电视都没有，春节晚会也看不成了。张三宝想，那就早点睡觉吧，正好把以前天天加班所欠的觉补回来。

手机忽然响了起来。张三宝以为是老婆打来的，一接，竟是工地上一个老乡。老乡兴奋地对他讲，睡啥觉啊，赶紧到我工地上来吃年夜饭。真没想到，老乡还惦记着自己。张三宝一骨碌爬起来，蹬着破旧的自行车，向老乡住的工地赶去。

工地不很远，十几分钟就到了。工地门口，停着一溜高级小汽车，张三宝狐疑地走进工地大门。工地前的空地上，临时支起了一个巨大的帐篷，摆放了十几张八仙桌，很多人在忙碌着。围着桌子，已经坐了不少人，张三宝一个也不认识，但看起来都是和自己一样的农民工。张三宝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他在一张桌子上找到了老乡，还来不及问老乡是怎么回事，只听有人高声喊道：“领导来了，大家热烈欢迎！”张三宝机械地和大家一起站起来，鼓掌。一个气宇轩昂的人，在众人的簇拥下，缓步走了进来，后面还跟着几个扛着摄像机的。

领导在中间的桌子坐下后，一个富态的中年人高声说：“领导今天特地来到工地，和农民工兄弟一起吃年夜饭，下面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，欢迎领导作重要讲话！”领导开始热情洋溢地讲话。老乡轻声对他说：“老板临时接到通知，说领导要和农民工们一起吃年夜饭，可大年三十，上哪找那么多民工啊，所以老板就动员我们将认识的老乡和工友都请来。”原来是这么回事。张三宝惊讶得张大了嘴巴。领导的话说完，开始上菜了，哇，鸡啊肉啊海鲜啊，摆了满满一大桌。张三宝看着丰盛的菜肴，不敢下筷子，他问老乡：“不会吃完了要我们出份子钱吧？”老乡笑了：“瞧你这乡巴佬的样子，这次有人埋单，不会收钱的。”正说着，领导在一帮人的簇拥下，给大家敬酒，几台摄像机对着满面红光的领导，还冲着他们这些民工扫了个来回。

领导象征性地吃了几口菜后，就离开了。剩下张三宝和那一大帮不知道从哪找来的民工兄弟，一起美美地大吃了一顿。

大年初一上午，迷迷糊糊的张三宝被一阵手机铃声吵醒。是昨晚饭桌上刚认识的一个工友打来的。工友对他说：“赶紧到解放路来，救急。”张三宝刚想问有什么急事，对方匆匆留下一句：“来了就知道了。”张三宝骑上破车，心急火燎地赶到解放路，找到了那个工友。一个穿制服的男人给他和工友发了一件黄色的马甲和一把扫帚，告诉他们，今天有领导要来慰问，一时找不到农民

工，让他们临时顶替下。张三宝刚穿上马甲，就看到一排小汽车驶了过来，下来一帮干部模样的人，后面还跟着几个扛着摄像机的。领导不但不和他握手，还从工作人员手中拿过一个红包，送给了他，那一刻，几台摄像机同时对领导和他，扛摄像机和拍照的人，还让他用双手将红包捧在胸前，做出幸福的样子。他憋红着脸照办了。

领导的车队走了。穿制服的男人将他们的马甲和扫帚都收了回去。“还有红包呢？也要交回来的。”张三宝不情愿地将红包掏出来交给制服男，制服男给他们每人发了50元作为报酬。

虽然红包被收了，但好歹有50元，这还是让张三宝很高兴。下午，又有一个工友打电话，让他到一家化工厂去，说领导要去那儿慰问一线工人，让他去顶替一下。张三宝又马不停蹄地奔了过去。

年初二，有人通知他到市里最大的广场去，上头在那儿搞广场联欢，急需一群民工模样的人。年初三，有人通知他赶到一处民工公寓去，说有领导要上那儿送温暖，可公寓里原来住的工友都返乡了，急需一群农民工模样的人……

张三宝绝没想到，他的这个年，过得如此忙碌、幸福、温暖。

在骑着破车赶赴下一个场地时，张三宝忽发奇想，要是天天过年，那该多好啊。

新上海·角落头



我家一碗汤

上海人家差不多都有一两样拿得出手的“私房菜”。如今的上海人不再为吃饱穿暖发愁，那种排队买青菜、上饭店就餐的日子已然一去不复返。若逢过年过节，上海人家纷纷拿出家传的好菜来招待“常回家看看”的子女、孙辈们。我家祖居杭州官巷口，祖上讲究酒菜，待我母亲接受这份衣钵，再传到苏州人嫂嫂和平湖人我的妻子，又掺入了江浙两地的元素，小菜就更好了：有葱油腰花、冻蹄髈、烟熏鲳鱼、如意菜、虾油卤肉、煎糟等……今年春节我喝了家里的一碗汤，可谓人间美食，慎重地推荐给诸君，叫作“川糟”。这汤清澈透明，呈琥珀淡黄色，上面只漂浮着数滴油珠，饮汤入口，要比鸡汤、老鸭汤、佛跳墙都还鲜美，做法是将乌青鱼加香糟腌制后切薄片，再将冬笋片、生姜、火腿片煮沸半小时后，下鱼片烧开略加鸡精即可。

欢迎来我家品尝，但其中的“关子”是不能透露的…… 韩伍 图/文



新规 ◆ 王恩亮

我是一名驾驶员，在单位负责给一把手开车。每逢领导有接待任务时，我经常跟着吃喝。

最近一把手的办公室来了个美女，我听说后就跑去忙前忙后。一开始我以为是哪里的客人来谈业务，渐渐地我从他们的谈话中得知，她是一把新认识的网友。

到了晚饭时分，一把手选了一家休闲餐馆招呼我开车把他们送过去。我停好车，就见一把手独自从餐馆向我走来。我忙上前问一把手还有什么吩咐，他很客气地对我说：“今天这边也没啥忙的，要不你就先回去吧。”

我窃笑一把手的这个托辞太过笨拙，他对我说：“其实，我也想留你吃饭，只是昨天市里下文说：从即日起，任何单位在搞招待时，陪客人数量均不可超过来客人数。”



【屈原医生】

在历史课上，老师问一个学生：“屈原是什么人？”“是医生。”学生回答。“胡说！”“可书上说他是大夫嘛！”

【不许游泳】

周末去钓鱼，看到个老兄在湖中央边扑腾边喊：“我不会游泳！我不会游泳啊！”

“哥们儿你放心的事的！”我边喊边指着湖边的一块牌子，“这上头本来就写着不许游泳哇！”

【摩擦生电】

物理老师上课讲摩擦生电：“我们冬天时脱毛衣，毛衣都会摩擦响，还有电光。但是夏天就不会这样，为什么呢？”

后面传来一个声音：“夏天谁还穿毛衣啊！”



狗叫什么名 ◆ 崔立

一直以来，李得胜都是公司里最温顺、最老实的一名员工，他对同事绝对坦城，对领导，更是唯唯诺诺，言听计从，特别在面面对他的顶头上司陈处时，恭敬有加。可李得胜对陈处那么忠诚，陈处却并未见得对李得胜多好，哪怕一点小事，也会把李得胜训个半天，可李得胜，倒像是在享受一样，认真地听着陈处的训斥，甚至不时还在点着头。

可那么温顺老实的李得胜，家里居然养了一条极凶狠的狼狗。那是个休息天，同事小刘在公园撞见了正牵着条狗散步的李得胜，那狗真够壮实，小刘还以为头狼呢。李得胜微笑着告诉小刘：“那是条正宗德国血统的狼狗，是花了大价钱买来的。”小刘看到那条狗，竟瞪着一双血红的虎视眈眈的大眼，似乎随时可能向他扑来，心中就忍不住一阵骇然，忙找了个借口，快速离开。还有一次，下班后我有急事去李得胜家找他，还没到他家门口，就远远看到李得胜在训练着那条狗，口中还在喊着什么，然后狗不顾一切地扑向一个用纸扎的物体。我禁不住一阵后怕，妈呀，若我是那个物体，被狗那么咬一口，还不知道怎么样呢。

于是，那狗就被我们传成了一个传奇。大家一想到那条狗，脑子里顿时都会跳出一个字：怕！我们也好奇，李得胜会给这狗取什么名呢？我们问李得胜，他只是笑笑说还没取呢。正说着，陈处来了，问我们什么事情说得那么高兴。我们就说了李得胜家那条凶狠的狗。陈处居然听着来了兴趣，摇头晃脑地说：“这狗的名字也是个大学问，起好起赖，不仅代表着狗自己的形象，更代表着李得胜的形象。”

李得胜在一旁照例很虔诚地听着陈处说的每句话。边说，陈处忽然想起来了什么，说：“这个周末我们处要办个晚宴，感谢大家这段时间的努力。李得胜把他那条狼狗牵来，让大家一起见识一下，顺便给这狗取个好名字。”

我以为李得胜会很高兴地地点头，但他露出满脸的难色，似乎想拒绝。陈处是容不得李得胜再说什么的，就像刚敲定下一个重大决定一下。李得胜只好尴尬地点头。

那天，李得胜真把狗带来了。奇怪的是，李得胜居然把两只狗耳朵包扎了起来，李得胜解释说，是前几天这条狗和别的狗打架，把耳朵咬伤了，不得不包上。

可耳朵包上了，我们叫它什么名字，它又怎么能听得见呢。陈处进来，一见那狗耳朵被包上的样子，就喊：“拆了拆了，这包着像什么样子。”李得胜脸上有些苦，嘴张了张，想说什么，可一看到陈处那盛气凌人的样子，有些不愿地上前拿下了包扎物。

陈处边招呼着大家喝着酒，边提议，取名正式开始，先由同事小赵开始取，接着是小钱，然后是小张……这么一圈下来，没一个人取的名被采纳。

只剩下陈处还没取了。小刘说：“陈处，该你了。”

话刚说完，那条狼狗忽然就站了起来，不顾一切地向陈处扑去。动作之快，根本容不得别人反应过来，只听陈处一声惨叫。

我忽然想到了李得胜在家里张着嘴说着什么，那狗就那么不顾一切地扑向了一个用纸扎的物体。我的脑中忽然一阵空白。

（本故事由《文学报·手机小说报》推荐）



看着眼熟 ◆ 寒江穆

我记性不好，常有人和我说话，我却想不起对方是谁。后来，朋友大刘告诉我一个办法：化被动为主动，遇人先套近乎。于是，认识新朋友，我第一句话总是：看着眼熟，以前肯定见过。听上去有些虚伪，却很实用，往往能瞬间拉近彼此距离。

上个月，局里来了新领导，从外单位调来的王副局长，直接分管我们处。刚来那天，他到办公室看望我们。我忙上前，握着他的手说：“看着您这么眼熟呢，以前肯定见过！”王副局长一愣，“是吗？有可能！”说完，亲热地拍了拍我的肩膀。

以后的工作中，他果然对我颇为关照。我不禁窃喜，看来我已进入了“领导视线”。

前几天，单位有个应酬，我和王副局长一起陪客人。大家都喝得不少。临近散席，我鬼使神差地趴在他耳朵上：“局长，吃完饭要不要安排别的活动？”王副局长一愣，看我的眼神有点奇怪：“什么活动啊，回家休息！”

遵照领导指示，我把王副局长送回了家。电梯口，他突然扭头对我说：“小韩，这几天我一直琢磨，你说看着我眼熟，可我在想不起在哪儿见过，直到刚才你问我安排什么活动，我才突然有点印象，咱俩是不是在那个什么娱乐会所见过？”我顿时愣住，虽然嘴上“一定一定，不会不会”地应着，心里却犯了嘀咕：我长这么大，还从来没去过什么娱乐会所呢！给领导留下这种印象，是福还是祸呢？



列车长 ◆ 汪志

春节过后从老家回来，刚上火车，上小学的儿子就拿走了我的手机玩起了游戏。火车行驶了几站后，传来广播声，说开始查票，请大家准备好车票。当我拿出车票递给戴着袖标的“列车长”时，他说我儿子已超过1.5米了，要买全票。

就在我掏钱准备补票时，儿子问：“列车长叔叔，你们这趟列车有几个列车长？能给你们挑错吗？”列车长一愣后说：“一列火车当然只有一个列车长了，那就是我，小朋友你有什么意见，谁都有错的时

候，如果是好的意见，还得奖励你呢。”“那奖励什么？”儿子问。列车长说：“小朋友，你要什么奖？”“如果我的错挑对了，你掏钱补我的半票，行不行？算你这个列车长花钱买一个工作中的教训。”我在一旁暗暗叫苦，心想这小鬼崽子到底想干啥。列车长哈哈大笑：“如果真是我工作中的错误，这个学费交得值。”

“这是刚上火车时无意中录下的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”儿子扬起了手机，按开了录音键，这时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：“各位旅客，我是本次列车的列车长……”

